



语流音变

- 音节内部的音变
- 跨音节的音变
- 与音系相关的音变
- 音义关联的音变



音节内部的音变

- 音素在语流中发生的非音位性共时语音变化称为语流音变。语流音变可以发生在音节内部，也可以发生在音节之间。
- 音节内部的语流音变（**internal sandhi**）多为受相邻或相近音素的感染而发生，一般不受语速影响，是受环境制约的不自由音变。此类音变完成后，新的语音形式替换旧形式，最终导致音位的交替，成为历史音变，从而影响音系的格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 腭化
 - 鼻化
 - 音节内同化
 - 音节内异化



腭化

舌根或舌尖声母受舌位较高的前元音韵母感染，发音时舌面向硬腭抬起。例如福建连城清流话k组声母在前元音 i 和_E前腭化：旗[k_ji]、结[k_j_E]，ts 组声母在 i 前腭化：齐[ts_j'i]。中古见晓组细音字和精组细音字的腭化使不少方言的尖音和团音发生合流，并产生了一组新的舌面声母[tɕ tɕ' ɕ]，其历程为：

团音（见组细音）：k + i → k_ji → c_ji → tpi

尖音（精组细音）：ts + i → ts_ji → tɕ i → tpi



鼻化

韵腹元音受鼻音韵尾感染，发音时软腭提前下垂，气流进入鼻腔，成为鼻化元音，鼻音韵尾则往往同时弱化甚至脱落。例如“山”字，济南、合肥为[ʂǣ̃]，西安、太原、扬州、双峰为[sǣ̃]。汉语方言中的鼻化韵大都来自中古阳声韵，其音变历程为：

$an \rightarrow \tilde{a}n \rightarrow \tilde{a}^n \rightarrow \tilde{a}$ 。



音节内同化

一个音受另一个音感染而变得与之相同或相似。唇齿辅音[f]与圆唇元音[u]相拼时，[u]受[f]的感染，唇形往往偏展，有时甚至变成与[f]同部位的浊辅音[v]。例如北京话师傅、丈夫、豆腐的后一音节：[f + u → fu_ɿ → fv]。



音节内异化

一个音使另一个相同或相似的音变得不同。例如，广州话目前仍保存着整套带双唇鼻音、塞音韵尾的韵母[am em im ap ep ip]，这些来自中古咸、深二摄唇音韵尾的韵母早先可以和唇音声母相拼，但现在这些字的双唇音韵尾全都被唇音声母异化成了舌尖中音：帆凡犯范泛[fam→fan]，品[pem→pen]，法[fap→fat]，乏[fe p→fet]。



连读音变

- 跨音节的语流音变又称连读音变 (sandhi), 这是语流音变的主要类型。连读音变在语速较慢时不一定发生, 是自由音变, 不一定导致音位交替。主要有以下几种:
 - 跨音节同化
 - 跨音节异化
 - 弱化



跨音节同化

同化是最常见的连读音变，它可以使发音协调、省力。例如广州话：今日[kem jet→kem met]，后一音节的声母[j]被与其相邻的前一音节鼻音韵尾[m]同化，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改变，称为完全同化。福州话：公家[kuŋ ka→kuŋ ŋa]，后一音节的塞音声母[k]被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ŋ]同化，发音部位不变，发音方法改变，称为部分同化。以上都是后一音节被前一音节同化，属于顺同化，以下是前一音节被后一音节同化，属于逆同化。武汉话：堂屋[t'an u→t'au u]，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ŋ]被后一音节相邻的元音[u]完全同化。河北获鹿话：棉花[mian xua→mianŋ xua]，前一音节的舌尖鼻音韵尾[n]被后一音节相邻的舌根声母[x]部分同化为舌根鼻音韵尾[ŋ]。浙江宁海话：衣橱[i dzu→y dzu]，前一音节的展唇舌面元音[i]被后一音节隔位相邻的圆唇舌尖元音[u]同化为圆唇舌面元音[y]。江苏常熟话：芋艿[ji na→ŋi na]，前一音节的舌面浊擦音j被后一音节的鼻音同化为舌面鼻音ŋ。

跨音节异化

相同或相似的音连读有时会拗口且不易分辨，其中某个音就会变得有所不同，称为异化。例如北京话两个上声字连读时，前一个字的调值会变得与上声不同而与阳平相同：小姐[çiau²¹⁴tçie²¹⁴→çiau³⁵tie²¹⁴]。异化的音节有时会增加出一个音素，称为增音。不少方言的虚词“啊”都是轻读的零声母开口呼单元音韵母，易与前一音节相混，于是便发生增音以保持区别。例如北京话的句末语气词“啊”：拿啊[na³⁵·a⁴→na³⁵·ia⁴]，后一音节的韵母a因与前一音节韵母相同而发生异化，增加出介音i，写作“呀”。苦啊[k'u²¹⁴·a⁴→k'u²¹⁴·ua⁴]，[a]发生异化，增加出介音[u]，写作“哇”；也可视为开口韵a被前一音节的韵母[u]同化成了合口韵[ua]。看啊[k'an⁵¹·a⁴→k'an⁵¹·na⁴]，[a]发生异化，增加出声母[n]，写作“哪”；也可视为后一音节的零声母被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同化成了鼻音声母。江苏如皋话的“啊”是完成体助词：买啊碗面[mε⁴¹²a⁵⁵ũ⁴¹²miẽ³¹]（买了碗面，放啊碗面[faŋ⁵⁵ŋa⁵⁵ũ⁴¹²miẽ³¹]（放了碗面），吃啊碗面[tç'ioʔ⁵⁵kaʔ⁵⁵ũ⁴¹²miẽ³¹]（吃了碗面）。第一例的第二音节未发生连读音变。二、三两例的第二音节发生异化，分别增加了声母[ŋ]、[k]，也可视为第二音节的零声母被第一音节的鼻音和塞音韵尾分别同化为鼻音声母和塞音声母。同化和异化也可以同时发生，形成换位，例如江西临川话：蜈蚣虫[ŋu kuŋ t'uŋ→ŋuŋ ku t'uŋ]，第一音节与第二音节的韵母互换位置，可以视为两个音节的韵母各自发生异化，同时又分别被对方同化。

弱化

连读时有求省力的自然趋势，常把较强的音发成较弱的音，称为弱化。包括清音弱化为浊音，塞音、塞擦音弱化为擦音，送气音弱化为不送气音，前元音和后元音弱化为央元音，复元音弱化为单元音，字调弱化为轻声。连读时读得短而弱的音节称为轻音。轻音也是一种弱化，其声调失去原来的调型，还常伴随着元音辅音的弱化。例如北京话：脑袋 [nau²¹⁴ tai⁵¹ → nau²¹⁴. dɛ⁴]，后一音节的清声母[t]弱化为浊声母[d]，复元音[ai]弱化为单元音[ɛ]，去声51弱化为轻声4。有的轻声音节的某个音可以完全脱落，称为减音。例如上海话：好个_{好的} 后一音节的声母常常弱化而脱落：[hɔ³³ gəʔ⁴ → hɔ³³ əʔ⁴]。又如北京的地名：大栅栏 [ta⁵¹ tʂa⁵¹ lan³⁵ → ta⁵¹. ʂ(ɻ) la⁵¹]，第二音节的塞擦音声母[tʂ]弱化为擦音声母[ʂ]，前低元音韵母[a]弱化为舌尖元音[ɻ]，甚至全部脱落，去声调弱化为轻声，第三音节脱落韵尾[n]。



系统性音变和跨层音变

以上连读音变都是受相邻音节制约的，成因比较单纯。汉语方言里还有一些连读音变则比较复杂，要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种音变现象。一是有的连读音变不仅和相邻的语音成分相关，而且和音系的结构要素相关，从而发生系统性的连读音变，甚至形成相对独立于字音系统的变音系统。二是有的语流音变不仅跟单纯的语音要素相关，还可能跨越语音层面，和语义语法层面相关，从而发生音义关联的连读音变。



福州方言的变声、变韵、变调

福州方言的单字音在字组中连读时会发生复杂的变声、变韵、变调现象，就是一种与音系结构要素相关的系统性音变。

变声是指后一字的声母依据前一字韵母的不同类型发生系统性音变。变韵是指同一个韵母在不同的声调中音值变得不同。变调是指两字连读时，前字都要变调。

福州方言的变声



大病 tuai²⁴²⁻⁵³ p-βaŋ²⁴²

土匪 t'u³²⁻²⁴ p'-βi

药片 yoŋ⁵⁻²¹ p'-βieŋ²¹²

上昼 上午 suoŋ²⁴²⁻⁵³ t-nau²¹²

锁头 锁 so³²⁻²¹ t'-lau⁵³

额头 ŋieŋ⁵⁻³² t'-lau⁵³

番椒 青椒 huaŋ⁴⁴ ts-zieu

花菜 hua⁴⁴⁻⁵³ ts'-zai²¹²

白菜 paŋ⁵⁻²¹ ts'-zai²¹²

风扇 huŋ⁴⁴⁻⁵³ s-nieŋ²¹²

钳囡 钳子 k'ieŋ⁵³⁻³² k-ŋiaŋ³²

相好 姘头 souŋ⁴⁴⁻⁵³ h-ŋo³²

中医 tyŋ⁴⁴ ø-ŋi⁴⁴

郎爸 父亲 louŋ⁵³⁻²¹ p-ma²⁴²

蒜帕 蒜瓣 souŋ²¹²⁻⁵³ p'-ma²¹²

下昼 下午 a²⁴²⁻⁵³ t-au²¹²

白撞 白天窃贼 paŋ⁵⁻²¹ t-louŋ²⁴²

蒜头 souŋ²¹²⁻⁴⁴ t'-nau⁵³

花椒 hua⁴⁴ ts-zieu

落座 去职,卸任 loŋ⁵⁻⁵³ ts-ʒə

芹菜 k'ieŋ⁵³⁻²¹ ts'-zai²¹²

蒲扇 pu⁵³⁻²¹ s-lieŋ²¹²

痞囡 下流的人 p'ai³²⁻²⁴ k-iaŋ³²

水壶 tsuoi³²⁻²¹ h-u⁵³

药粉 yoŋ⁵⁻³² h-uŋ³²

福州方言变声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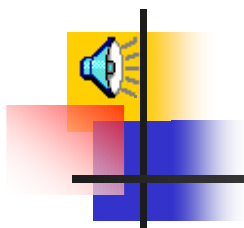
福州方言的变声现象又称“声母类化”。该方言有15个声母，分为5组：(1)p、p′，(2)t t′、s，(3)ts、ts′，(4)k、k′、x、∅，(5)m、n、ŋ。字组连读时，后字声母除m组鼻音不变外，其他各组均依前字韵母的类别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p、p′组，	t、t′、s组，	ts、ts′组，	k、k′、x、∅组，	m、n、ŋ组
前字为开尾韵	β	l	ʒ	∅	不变
前字为鼻尾韵	m	n	ʒ	ŋ	不变
前字为塞尾韵(甲)	β	l	ʒ	∅	不变
前字为塞尾韵(乙)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请看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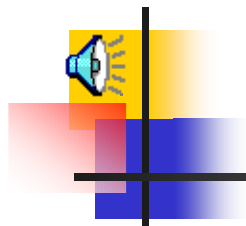
茶杯 ta ⁵³ pui ⁴⁴ →ta βui	戏台 xie ²¹² tai ⁵³ →xie lai	祖宗 tsu ³² tsun ⁴⁴ →tsu ʒun
西瓜 se ⁴⁴ kua ⁴⁴ →se ua	桌布 toʔ ²⁴ puo ²¹² →toʔ βuo	蜜蜂 miʔ ⁵ puŋ ⁴⁴ →miʔ puŋ
买卖 me ³² ma ²⁴² →me ma	男女 nan ⁵³ ny ³² →nan ny	礼仪 le ³² ŋi ⁵³ →le ŋi

从单个实例来看，以上音变分别可以视为弱化或同化，但从总体上看，福州音系韵母的类型差异显然是一种更具统摄性的高层原因。声母类化产生了声母系统中原本没有的β和ʒ，这就有可能给音系分析造成麻烦。例如，“枇杷”的读音是pi⁴⁴βa⁴⁴，根据上述音变规律，“杷”字应读pa⁴⁴，但实际上“杷”字并不单用，若念单字，发音人有可能还是读作βa⁴⁴，照此记音，福州方言的声母系统就多于15音了。



福州方言的韵母

韵母1号	i/ɛi	之美/气味
韵母2号	u/ou	孤乌/富怒
韵母3号	y/øy	须猪/士具
韵母4号	a/ɑ	嘉饱/嫁霸
韵母5号	ia/iɑ	枷野/舍谢
韵母6号	ɑ/uɑ	花瓜/化挂
韵母7号	ɛ/ɑ	西买/帝卖
韵母8号	ie/iɛ	鸡池/肺桂
韵母9号	o/ɔ	歌高/去帽



福州方言的声调

声调1号	阴平调44	衣疤猪灯机温
声调2号	阳平调53	姨爬除填其文
声调3号	上声调 32	以饱水点纪稳
声调4号	阴去调212	意霸著店记搵蘸
声调5号	阳去调242	味罢箸邓忌韵
声调6号	阴入调24	壹百竹德吉屋
声调7号	阳入调5	译白轴特及物



福州方言变韵的分析

福州方言的变韵现象是指该方言的多数韵母在音节之内与阴去、阳去、阴入调相拼时主元音的舌位发生低化、后化、复化等音变，但作为两字组的前字，连读时却不发生变韵。例如：韵母*i*的变韵是*ei*，属于该韵母的“记”和“忆”同为阴去字，分别读作*kei*²¹²、*ei*²¹²，但字组“记忆”却读作*ki*⁵³*ei*²¹²，前字读成了本韵，后字仍读变韵。进一步观察，该字组的前字还发生了连读变调，调值由阴去212变得跟阳平53相同了，后字则未发生变调。由此可知，福州音系的变韵是和音系的另一项结构要素声调的变化相关的。该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基本规则是后字一律不变调，前字大都要变舒声调，调值可变同阴平44、阳平53、上声32，但不变同阴去212、阳去242、阴入24。因此，前一类调值有分布域较广，后一类则分布域较窄，而变韵只发生在窄域分布位置，即不发生变调的位置（后字和单字），也就是说，变调会阻止变韵的发生，变韵也就不可能出现在变调位置（前字）上。

音义跨层的连读音变

音义关联的连读音变兼跨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此类音变常见的例子是合音。合音是指某些常用词语的两个音节结合得十分紧密，以至被压缩成一个音节。从语音上看，合音时两个音节往往要掐头去尾，挤压在一个音节的框架内。从语义上看，两个语素的义却并不减损，而是共享一个音节作为外壳，成为一个并合语素，最后甚至连字形也写成一个。例如苏州话：勿曾(未曾)[fəʔ⁵ zən]合音成[fən⁴⁴]，写作“𪛗”；阿曾(可曾)[Aʔ⁵ zən]合音成[ã⁴⁴]，写作“曾阿”；勿要(不要)[fəʔ⁵ iæ⁵²³]合音成[fiæ⁵²³]，写作“勿要”；直*扛*(这样)[zəʔ₂ gã₄₄]合音成[zã²³]，与“丈”同音；捺*亨*(怎么样)[nAʔ₂₃ hã₅₂]合音成[nã²³¹]，从而在音系中增加了一个本来没有的音节。儿化也是一种合音现象，同时又是一种系统性音变，后缀“儿”的零声母单元音音节与前一音节合音，并合成带小称或昵称色彩的名词。例如，洛阳话：铃儿[lɿŋ²⁴ u→liu²⁴]，湖北鄂城话：芽儿[ia²¹ a→ia²¹]，山西平定话：洞儿[t u ə ŋ^{2 4} l → t l u ə ŋ r^{2 4}]，湖北阳新话：刀儿[ta³³ ŋ→ten⁵⁵]。



连读变调

连读时声调发生变化称为连读变调，有的连读变调只和共时语音要素相关，可以分析为异化或同化。例如，北京话“小姐”[çiau²¹⁴ tɕiɛ²¹⁴→çiau³⁵ tɕiɛ²¹⁴]是逆异化。苏州话“先生”[si⁴⁴ sã⁴⁴⁻²¹]是顺异化。福州话“棉花”[mien⁵²⁻⁴⁴ ŋua⁴⁴]是逆同化。苏州话“吃力”[tɕ'i[?]li[?]23-5]是顺同化。有的连读变调则和历史语音条件相关。例如，浙江温岭方言有7个单字调：阴平33、阴上42、阴去55、阴入5、阳去13、阳入1、阳平上31。中古浊平和浊上今合并为阳平上调，因此，以下几对字今音分别相同：桃=稻、皮=被、时=市、墙=象，但这些字组成的今音对应相同的字组的连读变调却不同：桃花[dɔ³¹⁻³⁵ huo³³]≠稻花[dɔ³¹ huo³³]、皮里[bi³¹⁻¹³ ?li³¹]≠被里[bi³¹ ?li³¹]、时价[zɿ³¹⁻¹³ ko⁵⁵]≠市价[zɿ³¹ ko⁵⁵]、墙角[ziã³¹⁻¹³ ko[?]5]≠象角[ziã³¹ ko[?]5]。这就需要中古音类条件来说明：中古浊平字作两字组前字时都要变调，中古浊上字则不变调。

音义关联的连读变调

还有的连读变调不仅和语音要素相关，还和语义要素相关。例如，苏州方言相同调类组成的两字组往往有几种不同的连读变调。“雇”和“故”今音相同，中古音也相同，但连读变调却不同：雇人[kou⁵²³⁻⁵²ɲin²²³]≠故人[kou⁵²³⁻⁵²ɲin²²³⁻²³]。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不在语音层面，而要到语义层面寻求：“故人”是偏正式复合词，“雇人”是述宾词组，这两个字组的语法语义关系不同，因而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连读变调。同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甚至同一个字组表示不同意义时也可以有不同的连读变调：

炒菜[ts'æ⁵²ts'ɛ⁵²³]/[ts'æ⁵²ts'ɛ⁵²³⁻²¹]

跷脚[tɕ'ia⁴⁴tɕ'ia[?]5]/[tɕ'ia⁴⁴tɕ'ia[?]5-21]

拎包[lin⁴⁴pæ⁴⁴]/[lin⁴⁴pæ⁴⁴⁻²¹]

泡饭[p'æ⁵²³⁻⁵²vɛ²³¹]/[p'æ⁵²³⁻⁴⁴vɛ²³¹⁻²¹]

有些方言还有不同于一般连读变调的小称变调、重叠变调、语法变调等，也都属于音义关联的语流音变。

连读变调的记录

后字

前字清去(阴去523)

清平(阴平44)	秤钩	背心	教师	细心	汽车	桂花	刺刀	救星	唱歌	看书	绣花	四斤
523+44→a) 44+21/b) 52+23/c) 52+44	a	a	b	a	a	a	a	a/b	c	c	c	b/a
次浊平(阳平223)	带鱼	透明	少年	幼年	教员	证明	酱油	既然	过年	钓鱼	报名	四年
523+44→a) 44+21/b) 52+23/c) 52+223	a	b/a	b	b	b	b	a	a	c	c	c	b/a
全浊平(阳平223)	戏台	臭虫	正常	破除	算盘	太平	布鞋	套鞋	报仇	种田	剃头	四排
523+44→a) 44+21/b) 52+23/c) 52+223	a	a	b	a	a	a	a	a	c	c	c	b/a
清上(阴上52)	报纸	信纸	懊悔	禁止	痛苦	债主	政府	要紧	诉苦	救火	倒水	四本
523+44→a) 44+21/b) 52+23/c) 52+52	a	a	a/b	b	b	a	b	a	c	c	c	b/a
次浊上(阳上231)	战友	细雨	少女	痛痒	富有	购买	教养	带领	送礼	变脸	跳舞	四里
523+44→a) 44+21/b) 52+23/c) 52+231	b	a	b	a	b/a	b/a	b	a/b	c	c	c	b/a
清去(阴去523)	世界	变化	渗透	进化	布置	奋斗	劝告	退化	唱戏	送信	放假	四块
523+44→a) 44+21/b) 52+23/c) 52+523	a	b	b	b	b	b	b	a/b	c	c	c	b/a
次浊去(阳上231)	志愿	错误	费用	试验	胜利	训练	透露	探望	戴帽	救命	做梦	四位
523+44→a) 44+21/b) 52+23/c) 52+231	b	a	a/b	b	b	b	b	a/b	c	c	c	b/a
全浊上(阳上231)	贵重	胜负	创造	次序	干部	对象	变动	震动	判罪	种稻	献技	四倍
523+44→a) 44+21/b) 52+23/c) 52+231	a/b	b	b	a/b	b	a/b	b	b	c	c	c	b/a
全浊去(阳上231)	炸弹	炮弹	破坏	进步	肺病	过渡	政治	孝顺	种树	告状	看病	四号
523+44→a) 44+21/b) 52+23/c) 52+231	a	a	a/b	b	a	b	b	a	c	c	c	b/a
清入(阴入5)	正式	变革	庆祝	正确	教室	爱惜	建设	印刷	过节	爱国	变质	四只
523+5→a) 52+5/b) 44+21	a	a	a	a	a	a	a	a	a	a	a	a/b
次浊入(阳入23)	炸药	快乐	破裂	建立	教育	记录	势力	数目	费力	告密	过目	四日
523+23→a) 52+5/b) 44+21/c) 52+23	b	b	a/b	a	a	a	b	b	c	c	c	a/b
全浊入(阳入23)	汉族	算术	计划	继续	贵族	矿石	正直	化学	放学	中毒	告别	四叠
523+23→a) 52+5/b) 44+21/c) 52+23	a	b	a	a	a	a	a	a	c	c	c	a/b